

醫西籍考

余雲岫
題



廿三至卅五卷

千裡社

東都 丹波元胤紹羽 編

方論

張仲景傷寒平病論

新唐志十卷

存

隋志曰梁有張仲景辨傷寒十卷亡

自序曰論云余每覽越人入執之診望齊侯之邑未嘗不慨

然歎其才秀也怪當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醫藥稽覽方

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

生但競逐榮勢企踵權豪投效汲汲惟名利是務宗師其末

忽棄其本率其外而悖其內虛之而不存毛將安附焉卒然遭

邪風之氣驟非常之疾患及禍至而方震懼悼志屈節欲望

巫祝告窮歸天束手受賊賣百羊之壽命持至貴之重寶奉

丹石騰逐其所指咄嗟嗚呼厥身已弊神明消滅變為異物

幽潛重泉徒為啼泣痛夫零世昏迷竟能覺悟不惜其命若

是輕生彼何榮勢之云哉而進不能愛人知人退不能愛身

知己遇災值禍身居厄地蒙家昧昧蠢若遊魂哀乎邇世之

士馳競浮華不固根本忘軀殉物危若氷谷至於是以余宗

族素多高節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檢其死七者三分

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感生昔之論傷寒者大之黃帝乃動水
古訓博采衆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經脈家
錄并平脈辨證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雖未能盡愈然其
庶可以見病知源若能參合諸家學過半矣夫在唐五
運萬類人衆五常以有五藏經絡府俞陽陽會通五臟而微
變化難極自非才高識妙豈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農黃
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師仲文仲世有長桑扁鵲漢有公
乘陽慶及倉公下此以往未之聞也觀今之醫不念思求經
旨必欲效之名家故終始煩舊舊疾間病粉在口給相
對而無益者及尺握手不及足人必致陽三部
不參重數發背不滿五十短期未知決診九候曾無彰彰明
堂謁庭畫不見察所謂規管而已夫欲視死別生實難矣
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聖則亞之多聞博識知之次也余宿
尚方術諸事斯治漢長汝子南陽張機著

何顯別傳曰同即張仲景總角造醫謂曰居用思精而讀不

滿後將為良醫年如其言顯先識獨覺言無虛發王仲宣年

十七嘗遇仲景仲景曰君有病宜服五石湯不治且成門後

年三十當眉落仲宣以其貴長也遠不治也後至三十疾果

成竟眉落其籍如此仲景之方術全傳于世太平御覽

醫林列傳曰張機字仲景南陽人也受業於同郡張伯仁善

醫林列傳曰張機字仲景南陽人也受業於同郡張伯仁善

於治癰疽經方寥寥廖廖官至長沙太守後在京師為醫
 旋當時為上以宗族二百餘口建安紀年以來未及十歲
 死者三之二而傷寒居其七乃著論二十二篇證外合三百
 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二方其文辭簡古與雅古今治傷寒者
 未有能出其外者也其書為諸方之祖時人以為扁鵲食公
 無以加之故後世稱為醫聖

古琴疏曰張機字仲景南陽人受業於張伯祖精於治療一
 日入桐栢山至藥草過一病人求診仲景曰子之腕有獸跡
 何也其人以實是對乃崢山穴中九獲也仲景出囊中九葉
 遺之一服輒愈明日其人肩一巨木至曰此萬年桐也聊以
 相報仲景劉為二琴一曰古張一曰萬年

皇甫謐曰張仲景見侍中王仲宣時年二十餘謐曰君有病
 四十當肩背落半羊而死令服五石湯可免仲宣懷其言
 忤受湯勿服居三日見仲宣謐曰服湯否仲宣曰已服仲景
 曰色候固非服湯之狀君何輕命也仲宣猶不言後二十年
 果肩落後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終如其言甲乙經序

又曰仲景論廣伊尹湯液為數十卷用之多驗近代大醫令
 王叔和撰次仲景選論其精指事施用同上

又曰華佗存於獨識仲景垂教於定方醫書未傳
 高湛曰王叔和編次張仲景方論編為三十二卷大行於世

太平御覽

葛洪曰仲景胸臆亦錄抱朴子

孫思邈曰江南諸師秘仲景要方不傳

孫奇等序曰夫傷寒論蓋祖述大聖人之意諸家其偏擬

故晉皇甫謐序申乙鍼經云伊尹以元聖之才僕用神農本

草以為湯液漢張仲景論廣湯液為十數卷用之多驗近世

太醫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遺論其精皆可用是仲景本伊

尹之方也不謂祖述大聖人之意示張仲

景漢書云云南陽人各機仲景乃其字也等考

康宣至長沙太守始受術於同郡張伯祖時人言識用精微

過其師所著論其言精而奧其法簡而詳非淺聞寡見者所

能及自仲景子今八百餘年惟王叔和能學之其間如葛洪

陶景明治徐之才孫思邈輩非不才也但各自名家而不能

脗明之問寶中節度使高繼冲曾編錄進上其文理舛錯未

嘗考正歷代雖藏之書府亦闕於雙學校是使治病之流舉天

下無或知者國家詔儒臣校正醫書臣等續被其選以為百

病之急無急於傷寒今先校定張仲景傷寒論十卷經二十

二篇證外合三百九十七法除複重定有二百一十二方今

諸頒行
朱肱曰華佗指張長沙傷寒論為治人書昔人又以金匱玉

函名之其重于世如此然其言雅奧非精於經絡不可曉會
趙希弁曰仲景傷寒論十卷漢張仲景述晉王叔和撰按
名醫錄云仲景南陽人各機仲景其字也家孝廉官至長沙
太守以宗族二百餘口建安紀年以來未及十餘死者三之
二而傷寒居其七乃著論二十三篇證外合三百九十七法
一百一十三方善醫者或云仲景著傷寒論誠不刊之典然有
大人之病而無嬰孺之患有北方之藥而無南方之治此其
所闕者蓋陳藥以南不用柴胡白虎二湯治傷寒其言極有
理

陳振孫曰傷寒論十卷漢長沙太守南陽張機仲景撰建寧
中人其文辭簡古奧雅又名傷寒卒病論凡一百一十二方
古今治傷寒者未有能出其外也

嚴器之曰伊尹以元聖之才撰成湯液俾庶民之疾疫咸遂
蠲除使萬世之生靈普蒙拯濟後漢張仲景又廣湯液為傷
寒卒病論十數卷然後醫方大備茲先聖後聖若合符節至
晉太醫令王叔和以仲景之書撰次成叙得為完帙昔人以
仲景方一部為衆方之祖蓋能繼述先聖之所作迄今十有
餘年不墜於地者又得王氏闡明之力也傷寒論十卷其言
精而奧其法簡而詳非寡聞淺見所能曉究

劉完素曰漢末之魏有南陽太守張機仲景恤於生民多被

傷寒之疾損害橫死因而輟考古經以述傷寒卒病方論一
十六卷使後之學者有可依據然雖所論未備諸病仍為道
要若能以意推之則思過半矣且所述者衆所習者多故自
仲景至今兩僅十歲凡著述醫書過往古者八九倍矣夫三
墳之書者大聖人之教也法象天地理合自然本乎大道仲
景者亞聖也雖仲景之書未備聖人之教亦幾於聖人文亦
玄奧以致今之學者尚為難矣故今人所習皆近代方論而
已但究其末而不求其本況仲景之書復經太醫王叔和撰
次為傷寒論十卷其書雖經沖編集進上雖二公懷心用
智自出心裁廣其法而難於舊說亦有可取其間或失仲景
本意未符古聖之經愈令後人學之難也原病式序

吳澄曰漢末張仲景著傷寒論予嘗嘆東漢之文氣無復能
加西都獨醫家此書淵奧典雅煥然三代之文心一怪之及
觀仲景於序卑弱殊甚然後知序乃仲景所自作而傷寒論
即古湯液論蓋上世遺書仲景特編纂云爾非其自撰之言
也晉王叔和重加論次而傳錄者誤以叔和之語參錯其間
莫之別白治人書辨序

呂復曰傷寒論十卷乃後漢張機仲景用素問熱論之說廣
伊尹湯液而為之至晉王叔和始因舊說重為撰次而宋成
無已復為之註釋其後龐安常朱肱許叔微韓祇和王寔之

流固亦互有開發而大綱大要無越乎吐汗下溫四法而已蓋一證一藥萬選萬中十載之下如合符節前脩指為群方之祖信矣所可憾者當脈時汨王氏之言三陰率多斷簡況張經王傳亦往往反覆後先亥豕相雜自非字字句句熟玩而猜思之未右能達其間奧者陳無價嘗補三陰證藥於三因論其意蓋可見矣

王履曰讀仲景之書當求其所以立法之意苟得其所以立法之意則知其書足以為萬世法而後人莫能加莫能外矣苟不得其所以立法之意則疑信相雜未免通此而礙彼也嗚呼自仲景以來發明其書者不可以數計然其所以立法之意竟未聞有表章而示人者豈求之而不得之歟將相習循而不求歟抑有之而余未之見歟余雖不敏僭請陳之夫傷於寒者即病者為有不即病者為即病者發於所感之時不即病者過時而發於春夏也即病謂之傷寒不即病謂之溫與暑夫傷寒溫暑其類雖殊其所受之原則不殊也由其原之不殊故一以傷寒而為稱由其類之殊故施治不得以相混以所稱而混其治宜乎貽禍後人以歸咎於仲景之法而委贖其大半也吁使仲景之法果貽禍於後人傷寒論不作可也使仲景之法果不貽禍於後人傷寒論其可一日缺乎後人乃不歸咎於已見之未至而歸咎於立法之大賢可

謂溺井怨伯益失火怨婦人失夫仲景法之祖也後人雖易無窮終莫能越其矩度由莫能越而觀之則其法其方果可李廢大半哉嗚呼法也方也仲景專為即病之傷寒設不兼為不即病之溫暑設也後人能知仲景之書本為即病者設不為不即病者設則尚恨其法散落所存不多而莫能禦夫粗工妄治之萬變果可憚煩而或廢之乎是知委贖大半而不覺其非者由乎不能得其所以立法之意故也今人雖以傷寒論為溫暑之祖而借用耳夫仲景立法天下後世之權衡之較衡也為他病用雖然豈特可借以治溫暑而已凡雜病之治莫不可借也今人因傷寒治法可借以治溫暑遂謂其法通為傷寒溫暑設吁此非識流而昧原者歟苟不余信請以證之夫仲景之書三陰經寒證居熱證什之七八彼不即病之溫暑但一於熱耳何由而為寒哉就三陰寒證而詳味之然後知余言之不妄或者乃謂三陰寒証本是雜病為王叔和增入其中又或謂其證之寒蓋由寒藥誤治而致若此者皆非也夫叔和之增入者辨脈平脈與可汗不可汗等諸篇而已其六經病篇必非叔和所能贅辭也但厥陰經中下利嘔噦諸條却是叔和因其有厥逆而附遂併無厥逆而同類者亦附之耳至若以藥誤治而成變證則惟太陽為多縱使三陰證亦或有寒藥誤治而變寒者然豈應

如是之衆乎夫惟後人以仲景書通為傷寒溫暑諸證致謬
溫劑皆疑焉而不敢用

又曰王叔和搜採仲景舊論之散落者以成書功莫大矣但
惜其既以自已之說混於仲景所言之中又以雜脈雜病紛
紜並載於卷首故使玉石不分主客相亂若先傷仲景之言
而次附已說明書其名則不致惑於後人而累仲景矣昔漢
儒收拾殘編斷簡於秦火之餘加以傳註後之讀者謂其功
過相等叔和亦未免於後人之議歟余嘗欲編類其書以
傷寒例居前而六經病次之相類病又次之蓋後病又次之
診察治法治禁治誤病解未解等又次之其雜脈雜病與傷
寒有所關者未以附為其與傷寒無相關者皆刪去如此庶
幾法度純一而玉石有分主客不亂矣然有志未暇姑紀此
以俟他日

又曰傷寒三百九十七法今自童時習聞此言以為傷寒治
法如是之詳且備也及考之成無已註本則所謂三百九十
七法者茫然不知所在於是詢諸醫流亦不過熟誦此句而
已欲其條分縷析以實其數則未遇其人遂乃反覆而推尋
之以有論有方諸條數之則不及其數以有論有方有論無
方諸條通數之則過其數除辨脈法平脈法并傷寒例及可
汗不可汗可吐不可吐可下不可下諸篇外止以六經病篇

中經

中有論有方有論無方諸條數之則亦不及其數以六經病
篇及症濕陽霍亂陰陽易差後勞復病篇中有論有方有論
無方諸條數之則亦過其數至以六經病症濕陽霍亂陰陽
易差後勞復篇有論有方諸條數之則又太少矣竟不能決
欲以此句視為後人無據之言而不從則疑其或有所據而
或出仲景叔和而弗敢廢欲尊信而必從之則又多方求合
而莫之適宋林億等校正傷寒論其序曰今校定張仲景傷
寒論十卷總二十篇證外合三百九十七法余於是就其十
卷二十篇而求之其六經篇霍亂陰陽易差後勞復
中經篇以數法重載於各篇之前又謂疾病至
急倉卒難尋復重集諸可與不可方治分為八篇亦以數為
計繼於陰陽易差後勞復篇之後其太陽上篇註曰一十六
法太陽中篇註曰六十六法太陽下篇註曰三十九法陽明篇
註曰四十四法少陽篇不言法太陰篇註曰三法少陰篇註
曰二十三法厥陰篇註曰六法不可發汗篇註曰一法可發
汗篇註曰四十一法發汗後篇註曰二十五法可吐篇註曰
二法不可下篇註曰四法可下篇註曰四十四法汗吐下復
篇註曰四十八法以其所註之數通計之得三百八十七法
然少陽篇有小柴胡湯一法其不言者從脫之也可吐篇
却有五法其止言二法者從誤也併此脫誤四法於三百九

十七法之中亦僅得三百九十一法耳較之序文之說猶大
六法乃參之脈經其可汗可吐等篇外此傷寒論又多可溫
可灸可刺可水可火不可刺不可灸不可水不可火諸篇欲
以此補其所欠則又甚多而不可用竊嘗思之縱使三百九
十七法之言不出於林億等而出於億之前亦不足用此言
既出則後之問者必當數其是非以歸於正而乃導乎聽從
以為十載不易之定論悲夫

趙嗣真曰仲景之書一字不同則治法霄壤讀之者不可於
片言隻字以求其意歟

又曰仲景傷寒一書人但知為方家之祖而未解作春運之
字觀故於大經大法之意反有疑似

陶華曰仲景固知傷寒乃冬時殺厲之氣所成非比他病可
緩故其為言特詳於此書而專於雜病也倘能因名以求其

實則思過半矣不若此書傳世久遠遺佚頗多晉太醫令王
叔和得於散亡之後詮次流傳其功博矣惜乎以已論混經

未免穿鑿附會
黃仲理曰仲景之書六經至方復而已其間是三百九十七

法一百一十二方纖悉畢備有條不紊也辨脈法平脈法
傷寒例三篇叔和未振群書附以已意雖間有仲景說實三

百九十七法之外者也又淫濕略三種一篇出金匱要略

和慮其證與傷寒相似恐後人誤投湯劑故編入六經之右
致有宜應論別之語是為雜病非傷寒之候也又有不可汗
宜汗不可吐宜吐不可下宜下并汗吐下後證叔和重集于
篇末此六經中倉卒尋核易見也

陳樞曰辨脈法非仲景本文乃叔和所採摭者故多乖忤寧
者宜審別之

鄭佐曰傷寒論為方家之祖而寓意淵奧難為六經法有詳者
有略者有指越該治非闕落也故之者

截然殊於脈之則然一貫顧讀而用之者何如耳儒者既
不暇讀醫流又鮮能讀是以微辭要義秘而不宣至謂此非

全書直欲分門平敘續脛說以為奇雜群方而云偽使確證
合治猶大同表如活人救車等書仲景之類也

方有執曰張松北見曹操以其川中醫有仲景為諱以建寧
言之則松亦仲景時人

又曰夫扁鵲倉公神醫也神尚矣人以為無以加於仲景而
稱仲景曰聖豈非以仲景之見諸事實較諸扁鵲者皆表章

天人股肱者難達之天下通之古今易簡而易知易能非神
奇怪異人之所不可知不可能者所可同年而語哉是故緬

聖焉費太儻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上醫之中語
不虛矣然謂聖之言曰論何也論也者仲景自道也蓋謂慎

三節則又皆抱空名而擁虛位無用條之可核實則一十九

於此例以至如此乎以此言之則叔和者亦一罪之魁耳變

如叔和愚意其智不乃爾也或曰無已謂無已者以其注解也此則近似何也已任注解則當精辨論之條目詳考各屬本義以連諸後不當僅強句且一繫句已勝駭訓為傷寒比之於例儼然一家口識以此擬已夫復何疑且例苟在非已前亦當暴白其非不令得以迷誤繼述是也奈何情此不為乃固尾之以何煩可乎

問之慶曰傷寒論之稱諸證也證雖紛然稱有定例其中微旨非易窺測至於編列次序豈不難予凡稱其經病者以病在此經也六經傷寒固如此雜病亦有此者如太陽濕證陽證之類蓋辨似傷寒之雜病稱其經者也有以傷寒二字冠之者如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脈若靜者為不傳之類蓋兼中風而言者也以傷寒為病多從風寒得之故或中風或傷寒總以傷寒稱也其中專稱傷寒不兼中風者如傷寒脈浮不發汗因致衄者麻黃湯主之之類是也有中風傷寒之外如溫病風濕之類亦在論中者以明不可混稱傷寒也但有稱病人但稱病稱厥稱嘔稱下利等證不明言傷寒中風雜病者大槩論之也論中稱有定例如此叔和編述以惠後世乃立一見而先列辨脈平脈二篇蓋謂論病當先明脈也傷寒例為六經諸篇要領故以統論者列於脈法之後症濕喘三種有似傷寒故辨又次之脈既明矣要領舉矣相似之證別

讀而不得者矣斯可細論六經繼以霍亂諸篇示又曰傷寒者例猶律法有例罪有明證從例治之病有明證從例治之是皆所謂法也證可定罪之名證可定病之名正名所當先也傷寒例先正傷寒所由名遂及溫暑時行冬溫寒疫所由名各正其名者欲發明傷寒與諸病相異故論傷寒而畧言諸病此傷寒例所由名也彰之以六經脈證曰可汗曰不可汗明例在可治者也兩感於寒者死不兩感於寒者病者當何壞證乎是明例各不同者也又叮呼病須早治治勿幸施仁愛之意深且切矣須知此篇乃論中細領僅道傷寒之常而未盡其變諸證不可勝數故後有六經諸病發明此例前後一貫豈若偏廢哉方氏作條辨傷寒例非仲景之言出後之偽遂削去之吾不敢謂此例皆仲景言也中有搜採仲景舊論錄其證候等語豈仲景言乎不誠謂此例皆非仲景言也中有微詞與義發未問難論所未發者後人豈能偽乎謂叔和所以已意則可謂全非仲景之言則不可且無論偽與非偽當觀可法與否以決應存應削則中發明太陽脈尺寸俱沈細方氏註太陽病脈浮者可發汗腦沈細一句證之例中發明厥陰脈微細方氏註厥陰中風脈微浮為欲愈竊微緩二字證之既稿方例則取之以為可

法矣又胡為前之哉嗚呼傷寒之不明於天下由不得其平
領而昧失此例者衆也反謂仲景之道晦而不明厄於此例
以至謂成無已不能暴白偏例之非固為阿順妄以春秋趙
盾律之可乎

又曰世於仲景傷寒論每曰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
方固止於此法則論中可空訓者言言皆法難以數拘為今
按汪石山傷寒要錄所出自類證者據其所云則以六經
至勞復八篇為仲景傷寒論之正統皆叔和採述仲景之他
書又附以已意者為三百九十七法之外免由是方中行作
條辨以六經至勞復篇法而以有論有方及有論無方者均
數之其間以承上文立論如小柴胡論方後證濁主作
一法如云若其人大便鞭小便自利者去桂枝如白朮湯主
之同上文作一法又如問曰證象陽旦一條同上文作一法
如此數之蓋未合於三百九十七之數耳其太陽上篇六十
六法中篇五十七法下篇三十八法陽明篇七十七法少陽
篇九法太陰篇九法少陰篇四十六法厥陰篇五十四法來
法篇二十法霍亂篇九法陰陽易差後復篇七法總三百
九十二法又據將舊本太陽中篇不可汗六法移在條辨第
十五篇中則是三百九十八矣此乃小差而所係重輕全不
在此亦不必論但當論六經至勞復八篇之外是法非法云

三百九十七法也夫方則盡於八篇一百一十三而已法則
八篇固為法其餘亦皆法也所以有三百九十七法之說者
蓋按八篇而計其方之數遂併計八篇中法之數耳可謂此
外非法哉其中即有叔和附已意者不可斥曰非法應思叔
和何如人也 非悉出叔和者耶故曰論中可空訓者言言
皆法難以數拘也學者勿執三百九十七法之說而忽其疎
焉

王肯堂曰王叔和編次張仲景傷寒論立三陽三陰篇其立
三陽篇曰太陽篇曰陽明病者入
陽明篇曰少陽篇其立三陰篇亦依三陽之例

各如太陽少陰厥陰之名入其篇也其或仲景不編三陽三
陰之名但曰傷寒某病用某方主之而難分其篇者則病屬
陽証發熱結胸痞氣畜血衄血之類皆混入太陽篇病屬陰
証厥逆下利嘔吐之類皆混入厥陰篇也惟燥屎及屎鞭不
大便大便難等証雖不編名獨入陽明篇者由此證類屬陽
明胃實非太陽厥陰可入故獨入陽明也所以然者由太陽
篇三陽之首凡陽明少陽之病皆自太陽傳來故諸陽證不
編名者皆入其篇厥陰篇為三陰之尾凡太陰少陰之病皆至
厥陰傳來故諸陰證不編名者皆入其篇後人不悟是理遂
皆謂太陽病諸證不編名者亦屬太陽而亂太陽病之真厥

陰篇諸證不稱名者亦屬厥陰而亂厥陰病之真為大仲景之法也

又曰仲景立法凡云太陽病者皆謂脈浮頭項疼痛也凡云陽明病者皆謂胃家實也凡云少陽病者皆謂口苦咽乾目眩也凡云太陰病者皆謂腹滿時痛吐利也凡云少陰病者皆謂脈微細但欲寐也凡云厥陰病者皆謂氣上撞心痛吐衄也候如少陰病不一遂條曰脈微細但欲寐而總用少陰病三字括之者省文也故各條或曰少陰病及發熱脈沈用麻黃附子細辛湯者謂脈沈細但欲寐而又正發熱者用其方也或曰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煩不卧用黃連阿膠湯者謂脈微細但欲寐二三日後變心煩不卧者用其方也後人不悟是理遂皆不察少陰病三字所括脈微細但欲寐之證但見發熱脈沈便用麻黃附子細辛湯是心煩不卧使用黃連阿膠湯心為失仲景之法也

醫籍考卷二十四

東都 丹波元胤紹翁編

方論二

喻昌曰張仲景傷寒論一書天苞地育為衆方之宗群方之祖確以後人知見反為塵飯土羹

又曰後漢張仲景著卒病傷寒論十六卷當世北民類以生金傳之後世日月之光華且而復旦萬古常明可也斯民

傷寒論七卷想亦劫火之餘僅得之讀者之口授故其篇目先後差錯類有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之名目可以

為校正太醫令王叔和內以己意編集成書共二十二篇後人德之稱為仲景之徒今世傳仲景傷寒論乃宋抄閣臣林

億所校正宋人成無己所詮註之書也林億不識朱紫葢裏謂自仲景于今八百餘年惟叔和能學之其間如葛洪陶景

胡洽徐之才孫思邈輩皆不及也又傳稱成無己註傷寒論十卷深得長沙公之秘旨殊不知林成二家過於專信叔和

往往先傳後經將叔和緯翼之辭且混編為仲景之書況其

他如第一卷之平脈法二卷之序例其文原不雅馴反首列之以錯亂聖言則其所為校正所為詮註者乃仲景之不

索而斯道之大厄也元泰定間程德齋作傷寒鈔法尤多不

經國朝玉履所論雖有深心漫無卓識亦何足取萬曆間方
有執者傷寒條辨始先即削去叔和序例大得真經之旨然
未免失之過激不若愛禮存羊取而駁正之是非既究功罪
自明也其於太陽三篇改叔和之舊以風寒之傷營衛者分
屬三篇起越前人此外不逮立言之旨者尚多太季子有餘
年若明若昧之言欲取而尚論之如日月之光昭宇宙必先
振舉其大綱然後詳明其節目始為至當不易之規誠以冬
春夏秋時之四序也冬傷於寒春傷於濕夏秋傷於暑者
四序中主病之大綱也舉三百九十七法分隸於大綱之下
然後仲景之書始為全書其冬傷於寒一門仲景立法獨詳
於春夏秋三時者蓋以春夏秋時令雖有不同其受外感則
一自可取治傷寒之法錯綜用之耳仲景自序云學者若能
尋余所集思過半矣可見引伸觸類治百病有餘能況同一
外感乎是春夏秋之傷溫傷熱明以冬月傷寒為大綱矣至
傷寒六經中又以太陽一經為大綱而太陽經中又以風傷
衛寒傷營風寒兩傷營衛為大綱向也大綱混於節目之中
無可尋繹祇覺其言之殘缺難讀今大綱既足然後詳求其
節目始知仲景書中矩則森森毋論法之中更有法即方之
中亦更有方通身手眼始尋一一點出識之而心開識朗不
復為從前之師說所燭浸假由其道而升堂入室仲景獨光

而吾生大慰矣

又曰嘗觀王叔和彙集而謂仲景萃元化先哲脉法為一書
名曰脉經其於仲景傷寒論尤加探討宜乎顯微畢貫曲暢
創法製方之本旨以啓後人之信從可也乃於彙脉之中間
一彙證不該不實猶曰彙書之常也至於編述傷寒全書苟
簡粗率仍非作者本意則吾不知之矣如始先序例一篇蔓
引贅辭其後可與不可諸篇獨遺稽顙平脉一編奪入已見
總之碎而美錦綴以敗絮皆替後世無識後觀靜散之華況
於編述傷寒全書乎自始至尾不叙一證明是實人唐奇
之術歟仲景之書始為全書其冬傷於寒一門仲景立法獨詳
古疑城更此難破茲欲直趨仲景全神不得不先助破紐和
如太陽經中證緒分頭後學已難入手乃更掣入溫病合病
併病少陽病厥經不解病坐令讀者茫然譬諸五穀難為食
寶設不各為區別一槩混裡混收鮮不耕者食者之困矣如
陽明經中漫次仲景偶舉問答一端隸於篇首綱領倒置先
後差錯且無扼要至於春溫夏熱之證當另立大綱綱自名
篇者連情然不識此等大關一差則冬傷於寒春傷於溫夏
秋傷於暑熱之旨盡晦致後人誤以冬月之方施於春夏而
歸咎古方之不可以治全病者誰之過歟至於霍亂病陰陽
易差後復得等證不屬條目中事耳延月立篇為與六經並

時又何經所重而重所輕耶仲景之直人但知尋叔和而明孰知其因叔和而墜也哉

又曰王叔和於仲景書不察大意每行編次補綴尚存闕疑

一錢觀其篇首之辭謂瘧濕暍雖同為太陽經病以為宜應

別論者其一微也觀其篇中謂疫病至急倉卒尋按安言難

得故重集可與不可方治者其一微也觀其篇末補綴脉法

分為二篇上篇仍仲景之舊下篇託仲景以傳猶未至於顛

倒大亂者其一微也第其不露補綴之痕反以平脉本各易

為辨脉而陰行一字之顛倒此吾所為識其僭竊耳若天林

億之校正成無己之詮註則以脉法為第一卷矣按仲景自

叙云平脉辨證為傷寒卒病論合十六卷則脉法洵當錄於

篇首但晉承漢統仲景遺書未湮叔和補綴之言不敢混入

姑附於後不為無見二家不察竟移編篇首此後後手掛角

無跡可求詎能辨其孰為仲景孰為叔和乎然猶慮而難識

也其序例一篇明係叔和所撰何迺列於第二卷豈以仲景

之書非序例不能明耶即使言之無弊亦無先傳後經之理

况其曼引贅辭橫排異氣寸瑜尺鍛何所見而崇信若是致

令後學盡蛇足是實損還珠煌煌聖言千古無色是二家羽

翼叔和以成名此以長君逢君無所逃矣至其詮釋之篇十

居六七夫先已視神龍為猶柏矣更安望闡發精理乎

程應旌曰論之為言斷也斷者蔽也分明指此為傷寒之

書矣故首尾分篇只存論之體然而別傳明疑指奸慝伏深

文大義是見於標篇之辨字上辨之為言詰也詰者鞠也既

詰且鞠則必無枉無偏方蔽事自不得不借論以申其辨

按程氏有辨傷寒論五篇王叔和序例照偽一篇冗文

閒語漫無統紀故省不錄

汪琬曰仲景論為多言之祖以內經中有論而無方也叔和

而後序之仲景論中序入已意便

者不知孰為仲景孰為叔和以故後人誹議之云叔和變亂

仲景傷寒論故具脈經亦受高陽生所竊取此其親也然仲

景書當三國時兵火之後殘缺失次若非叔和搜集不能延

至於後復有咸無已為之註解也今瞿勿但責叔和之過而

忘叔和之功

又曰傷寒論自成註以後在昔明醫如李東垣不過以治法

略舉其要朱丹溪亦僅以疑處揣問其因未聞有以仲景原

論全解者至明李右欽人方中行著傷寒附辨八卷乃咸氏

之後一人而已我朝初有喻嘉言者推廣方氏未發之旨著

尚論篇五卷是亦仲景之功臣也後有程子郊倩即做二書

之意著後條辨六集其中亦有可採之處所可嫌者三家之

或當日和未盡改易其間仲景妙義焉知不反由此新編而盡失耶況方書治病不過欲每條解明不致醫藥有誤而已非若文公章句必欲承上起下也孔子云愛禮存羊凡六經原況余不敢亂和之舊

又曰王叔和編次仲景方論三十六卷當是十六卷據論集
中云仲景爲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叔和編次何王處增二
十卷書邪況仲景當日止著論二十二篇尚未分爲幾卷至
叔和始託名仲景撰成并辨脉平脉法爲傷寒雜病論合十
六卷則是醫林列傳云三十六卷誤矣相傳仲景論有一百
一十三方考其書十卷內計方止一百一十二道

柯琴曰按仲景自序言作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則傷寒雜病未嘗分爲兩書也凡條中不實傷寒者卽與雜病同義如太陽之頭項強痛陽明之胃實少陽之口苦咽乾目眩太陰之腹滿吐利少陰之欲寐厥陰之消渴氣上沖心等證是六經之爲病不是六經之傷寒乃六經分司諸病之提綱非專爲傷寒一證立法也觀五經提綱皆指內證惟太陽提綱爲寒邪傷表立因太陽主表具提綱爲外證立法故叔和將仲景之合論全屬傷寒不知仲景已自明其書不獨屬傷寒說所以太陽篇中先將諸病線索逐條提清比他經更詳也其曰太陽病或已發熱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

者名曰傷寒是傷寒別有提綱矣此不特爲太陽傷寒之提綱即六經總綱觀仲景獨于太陽篇別其名曰傷寒曰中風曰中暑曰溫病曰濕痺而他經不復分者則一隅之中可以尋其一貫之理也其他結胸藏結陽結陰結痞熱發黃入血室譫語如狂等證或因傷寒或非傷寒紛紜雜沓之中正可思傷寒雜病合論之旨矣蓋傷寒之外皆雜病病不脫六經故立六經而分司之傷寒之中最多雜病內外夾雜虛實互呈故將傷寒雜病而合參之此扼要法也叔和不知此旨謂傷寒明證在內風濕病何尋與之合論邪以三證爲傷寒所致與傷寒相似故此見之則中風非傷寒所致溫病與傷寒不相似者何不爲之別立耶霍亂屬肝木爲患陰陽易差後勞後皆傷筋動骨所致咸當屬于厥陰何得別立篇目叔和分太陽三症于前分厥陰諸症于後豈知仲景約法能合而病兼該于六經而不能越六經之外只在六經上求根本不在諸証名目上求枝葉叔和以私意割裂仲景之原集于勞後後重集可發汗不可發汗諸篇如弱者在關滿及在顛微及在下不知如何名反豈濡微弱滿等脈有定位乎且云大法春夏宜發汗春夏宜吐秋宜下設未值其時當汗不汗當下不下必得其時耶而且利水清火溫補和解等法概不言及所以今人稱仲景只有汗吐下三法實由于

是夫四時各家人所同受病者因人而異汗吐下者因病而施也立法所以治病非以治時自有此大法之誤後人因有隨時同藥之道論麻黃桂枝湯者謂宜于冬日嚴寒而三時禁風論白虎湯者謂宜于夏而大禁于秋分後與立夏之前

夫寒熱濕涼之逆用必先歲氣獨不曰有假者反之有是證
固有是方仲景因證立方豈隨時定劑哉當知仲景治法悉
本內經

又曰仲景言平脉辨證爲傷寒雜病論是脉與症未嘗兩分
也夫因病而平脉則平脉卽在辨症中脉有陰陽寒熱虛實
于陽無熱惡寒發于陰是病之陰陽也當判前論之前後大
動數名陽沈濡弱弦微名陰是脉之陰陽也此條當爲之繼
叔和既採仲景舊論錄其症候診脉是知叔和別立脉法從
此搜採耳試觀太陽篇云脉浮者病在表脉浮數者法當身
疼痛脉浮數者法當汗出愈諸條脉法不入辨脉平脉篇是
叔和搜採未盡猶遺仲景舊法也由此推之知寸口脉浮爲
在表及寸口脉浮而緊脉浮而數諸條皆從此等處採出脉
有陰結陽結條未始不在陽明中風中寒之間涵漸惡寒而
後發熱者未始不在少陽寒熱往來之部脉陰陽俱緊者未
必非少陰之文陰陽相搏條未必不在傷寒脉結代之際設
仲景別集脉法或有上下之分決無辨平之別矣名平名辨

皆叙和搜採諸說仲景所云各承家法者是也叙和既改決仲景原文獨爲傷寒之論十六卷中不知遺棄幾何而全六經之文夾雜者亦不少豈獨然仲景舊集哉世以金匱要略爲仲景雜病共經磨野之後乎

張志聰曰註解本論必明仲祖撰論之原方爲有本其序有
僕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之說素問九
卷者素問八十一篇內有遺闕故舉吳卷靈樞君臣問難八
十一篇以補之然則素問九卷陰陽大論者素問中大論七篇
皆論五運六氣司天在泉陰陽上下寒熱勝復之理胎臚藥
錄者如神農本草經長桑陽慶方之類其序又云經絡府俞
陰陽會通元氣幽微變化難極自非才高識妙豈能探其理
致哉由是而才識之士須知仲祖撰論本靈素而補其未盡
必于湯定原序玩索有得胎臚藥錄之證
又曰本草靈素聖經也傷寒要略賢論也賢論猶儒者之書
聖經猶儒者本經余千古以來天下之醫祇求方技以行
術不求經旨以論病仲祖序云不念慮求經旨以演其所知
各承家伎終始順舊學世皆迷莫能寃悟者是也夫本論雖
論傷寒而經脈藏府陰陽文會之理凡病皆然故內科外科
兒科女科本論皆當讀也不明四書者不可以爲儒不明本
論者不可以爲醫經云非其人勿授論云傳與賢人甚哉人

之不易得也

張璐曰余嘗見王叔和集仲景傷寒論未嘗不廣言而三嘆也嗟夫猶賴叔和為仲景之功使無叔和之集則傷寒書

同於卒病之不傳矣何能有六經證治乎

錢潢曰傷寒論一書按長沙公自序原云傷寒卒病論合十

六卷至西晉王叔和編次之後其卒病論六卷早已亡後

人不得復見相傳謂叔和又次為二十六卷至宋成無己因

王氏之遺書又注為傷寒論十卷非唯仲景之書不得復視

即叔和之書亦不可見矣弟閱叔和所作傷寒序例一篇

其末用經文創立謬說亦殊不足觀不若遺亡之為愈也其

成氏註本原云十卷今行於世者究僅七卷以辨脉平陽為

第一卷其言原係仲景原文亦不為過但第二卷傷寒例一

篇乃王叔和所作非仲景原文因何亦列於七卷之中而反

居仲景六經之前非准文理背謬且冠履倒置紛亂錯雜矣

其第七卷雖有霍亂陰陽易及瘧後諸復症凡為仲景原文

而後之諸可與不可又非長沙之筆矣何以知之其卷首云

夫以疾病至急倉卒難尋故重集諸可與不可方治比之三

陰三陽為易見也如此語氣確為叔和所集況大法春宜汗

及春宜吐秋宜下之說於理未通均屬可刪

魏荔彤曰傷寒例叔和氏修輯醫聖之書發其凡例也列於

論首名之曰例標題原未有序字後人以具文近於序故更

名之曰序例成氏註之方氏刪之俞氏駁之程氏嘔且且怒

罵之以為僭濫以為悖謬愚乎心靜氣論之其意亦未大殊

特欲推廣傷寒於傷寒外耳不知傷寒論原非而論傷寒內

也例之大槩謂四時皆有外感之氣惟冬月乃正傷寒之

欲推廣而反成拘執矣更為引仲春溫夏暑瘧病熱病瘧

原思於傷寒外多所論列因醫聖自序中言傷寒疑似之間

誤人階屬故欲辨其是非以附益原書之義也但於諸証不

能無失其本意也乃參攷及履龍統鋪叙以成文

既無失其本意也乃參攷及履龍統鋪叙以成文

矣例不成例序不成序是其才力之不逮體認之未真以專

崇蘭發之心竟成儒者自分兩歧之難合一何也以醫聖原

兼萬病而論其一叔和之例欲分萬病為萬也至於詳明時

令氣化以別疾病感受仍是分明異同之見何具冗亂無紀

乎因而及於藥治之遲早風土之涼燥以為明切實言耶耶

不能得傷寒論之精深雖欲有言不能不流為冒語也復叙

六經傷寒及兩感之脈證與各有愈期不治之故在傷寒論

中已明此非贅病耶最是初感風寒二邪大關巨節熱無分

剖又何辟乎却將壞證牽入溫瘧等症既明溫者瘧熱證證

不同傷寒分時異感各成一病又忽有四變之說殊覺自相

秦起更及歷治誤治諸條曰若曰凡縱再增益千百亦苦於桂少漏多發凡起例不言金書持綱挈領之處而以己意泛濫舉之曰此書之例書自書而例自例何以使人讀例而尋書之簡索精微乎將徒畫蛇之足續魚之踵而已宋雅明生愈死亡之機終亦不可勝言總因不能合金書以為體會撮其易簡之善者為知從之法乃以為既緝是書不可不以推廣為發明本欲附顯彰彰之言不朽抑知後人不加假借細加指摘也即愚故原其初念本在傳傳非蒙遠度而智淺才薄不能心得金書精義乃欲以多求賅備其職略豈知醫聖之文言近而指遠辭簡而意該子然醫聖數千年正學賴此不墜其功亦不衛敬仲序詩之下詩序雖經朱子刪駁而古遺所傳於今不泯則叔和之例可以此照杜氏以例例春秋免至可例與否例之當否其例是在叔和不能自違其意者後之讀例君子可以代明何必削之不許天下共見聞而未其公是耶方氏謂以傳先經非體焉謂例也非傳也傳必附經例則仍可首列也倘叔和當日能將所謂溫暑瘧熱疫諸證各就高門分撰附經詳其詠論精言治法以末篇作如朱子之補大學豈非醫聖之高弟醫門之功臣乎不能為此而於例中兼雜言之吾知其於此數證原亦未大明約略敷衍不意乃成羅網因此沒其編書原意則亦大可惜矣



又曰辨脉一篇的是醫聖原文其辭簡括其義深長與傷寒雜病論心思筆致皆足令人細繹不盡惟豎無方矣蓋辨脉為論證之先務所以叔和叙次為第一不可謂以傳傳也既非叔和所能擬議原屬醫聖高文且典不妨置之諸論之首以重診視之事矣於平脉分篇是否醫聖本意或叔和故屢書中分二典之智乎但思首為約語以及覺膚脈近不類一手豈可後不能作故文而醫聖不能作約語耶真廣己類乎

又曰辨脉平脉二篇非後人分篇為二也蓋於辨平二字之義未能深悉也辨者分別之也平者數量之也平如平章之平非平人之脉如謂篇中常言平人之脉試觀之何其言條理也分為二推至於無窮也平者終條理也衡如一究歸於不二也氣有陰陽邪亦有陰陽病必分陰陽脉必辨陰陽故必分為二以辨之氣之陰陽有有餘不足邪之陰陽亦有衰盛病因而有輕重脉必平陰陽權衡如一以平之細玩二篇洵是此義不可悉舉略觀大意可知矣至於其文古楊簡察其義精微廣大惟醫聖獨擅其能非王氏所可贊之辭合傷寒例觀之亦自明編次於六經論之首先脉後証先辨平手脈以審證後條列平證以處治序次亦未未也